



还没有出正月，高兰儿就听见南边不断地响起大炮弹声，离得远，就像闷雷一样。她知道那是围攻延安的大炮弹，听村上高大伯说，胡宗南这个狗东西打延安，真是发狠了，不光用上了大炮，天上还飞着大铁鸟呢。大铁鸟那家伙更是厉害，拉屎一样朝下面扔炮弹，眨眼之间就把好好的一座砖窑或是石窑炸飞了天，要知道一座砖窑或是一座石窑，那得是多少钱才能盖起来的呀！

高兰儿没有去过延安，但听过当兵的娃他爹讲过延安，讲过枣园，讲过杨家岭。她也曾想过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，看一看毛主席住的地方。娃他爹说过，等找时间，一定要带她去延安。可总是这样说了，娃他爹却是没时间。所以高兰儿也只能这样想一想，真是让她去，她哪里能脱开身子？两个淘气的男娃，还有公公，一家几口人吃喝拉撒睡，睁开眼就是忙活。去年瘫痪了好几年的婆婆走了，如今，家里人外，全凭高兰儿支撑。她也想过，将来有的是时间，等不打仗了，娃也大了，娃他爹回家来，到那时她肯定能去延安。可是现在……延安被胡宗南的大铁鸟给炸了，将来还能建好吗？高兰儿心里闷的，好几天提不起精神来。

现在的高兰儿最惦记的就是娃他爹吃饭的问题。想要马上做的事情，就是怎样才能用一把剪刀把小黑杀掉，然后把小黑的肉快点送走，不能让娃子他爹饿肚子呀，饿肚子怎么能扛枪打仗呀。听说娃他爹和部队上的人，一夜能走二三百里路，饿肚子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呀？

杀小黑这件事，高兰儿已经琢磨三天了，今天无论如何要动手了，所以她把床褥，把剪刀揣在怀里。现在家里惟一锋利的武器，就是这把做活儿的剪刀了。

外面的风很大，她颤着身子，扶着门框，喘息着走出去，3天没吃饭了，身上一点劲都没有，骨头就像酥了一样，刚才站得猛了点，眼冒金星，差点摔倒。

院子不大，过去娃他爹还有公公都在时，转不过磨来。现在家里只有她和小黑，娃他爹当兵已经两年多了，战事紧，去年过年也没回家来看。半个月前，公公也跟着村上的人去支前了，听说做了担架队员，专门救护伤员。她把两个全都生病的男娃送回娘家，家里已经没吃的了。还有，她要杀小黑，娃在家，碍事，那是要吓着孩子的。

眼下，不仅那土窑变成了，就是院子也大了，空荡荡的。一阵风刮过去，地上的土在院子里空弥漫。

高兰儿来到牛栏旁边，小黑有气无力地看了她一眼，“哞”了一声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。院子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静寂。

已经七八天了，小黑的叫声越来越低，低到只有高兰儿

意思是在质问她，难道你要饿死我？你怎么这样狠心呢？

高兰儿用手摸着小黑的脑袋，疼爱地说，黑娃，你咋不懂事呀，娘也是没吃的呀，只要有娘吃的，难道会没你吃的？娘在想办法呀。

小黑好像听懂了，低下脑袋，细小的尾巴甩了甩。高兰儿立刻躲开小黑的目光，她不敢再看小黑，她说的“想办法”，不是给它找吃的，而是要杀死它！她把手慢慢地伸向怀里，当手握住剪刀的时候，她的手又发颤了。小黑就像她的娃一样，做娘的怎么能杀死自己的娃呢？

7年前她从绥德嫁到米脂这个叫“石沟子”的小村子，小黑就是她的新婚陪嫁，那时小黑才一岁，活蹦乱跳，尤其两只眼睛，即使是在夜里，也是闪闪发亮。后来小黑长大了，能干活了，它吃的少，却有力气，耕地、拉车、拉石碾子，样样干得出色。她经常和小黑说话，惹得男人在一旁讥笑，说她跟他三心二意，把心思都放在小黑身上了。早晚有一天，要把它卖了，或是把它杀了吃肉。男人只是说笑话，哪里想到，高兰儿当了真，当即蹲在地上，“呜呜”地哭起来，把男人吓坏了，搂着她的肩膀，一个劲儿的赔不是。从此，膀大腰圆的男人，再也不敢在小黑面前“放肆”，真的把小黑当了娃。两年多前，男人扛枪走时，还摸着小黑的脑袋说，娃，我走了，听你娘话呀。

高兰儿想起往事，心“怦怦”地跳，她在心里不住地对自己说，没有办法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呀，小黑，你得原谅娘呀！

高兰儿必须要杀死小黑。10天前，边区政府第7次在米脂征粮，高大伯搓着一双大手说，没有办法呀，听说咱们部队只有3万人，可是要跟胡宗南的25万人打仗呀。

高大伯当村长已经十多年了，他是村上第一任村苏维埃主席，一直干到现在。他善于做工作，善于启发村民的觉悟。他接着说，3万人对付25万人，你们想想那得是用多大的力气呀。

高兰儿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但是简单的数字，她还是能够算清的。在高大伯的提示下，她在心里算了一下，这一算不要紧，把她吓一跳，原来相当于娃他爹他们一个人要对付七个人呀，一对七，那是得使力气，不使力气干不过，可要想有力气，必须得吃饭呀。听高大伯说，边区四周都是胡宗南的部队，打日本那会儿，他们就围困边区，没吃的，没用的，那日子别提了；现在小日本给打跑了，他们还是围困，现在打起来了，更是水泄不通。部队要打仗，没有办法，解放军只能就地征粮。其实，高老伯不说，老百姓也懂得这个道理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吃飯哪有劲儿行军打仗，所以村上人只要人家还有一口吃的，全都捐给了部队，这最后一次，就连咸菜干都没

婆姨与牛

□武歌

能听出来它在叫，在外人听来，大概只能算做一声粗粗的喘气。小黑过去那是多么精神，可是现在呢，蔫头耷脑，背上已经露出清晰的骨骼形状，一双原本闪亮的黑眼睛，早已黯淡无光，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土。

太阳已经升起老高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，但天气依旧冷，冷得人浑身发抖，仿佛穿透了骨头缝儿，在骨头缝里肆无忌惮地跑来跑去。

这时，小黑无力地抬起头，看着她，它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委屈的目光，她明白小黑目光的含义，

了，树叶子、树皮也吃没了，可是昨天高大伯挨家挨户走，哀求大家，看看还有啥子办法，能给部队再搞点吃的。于是，高兰儿犹豫着，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小黑。

婆姨杀牛，那可是村子里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可眼下，村子里没有青壮年了，本来她想找高大伯帮忙，可见高大伯也是饿得说话没力气，杀牛那可是力气活呀，不能麻烦人家，还是自己来吧。

高兰儿站在牛栏前，看着小黑，终于掏出了剪刀，她想要下手快，不能让小黑受罪，于是趁着小黑不备，照着它的喉咙处就是一刀，可是她的劲儿太小了，扎得不深，小黑四个蹄子腾空而起，发出吓人的叫声，不像是牛叫，仿佛怪物叫声一样。尽管扎得不深，但是小黑的脖子还是渗出了血，滴滴答答地向下落。高兰儿心疼得赶紧抓起一把黄土，堵住小黑的伤口，小黑看着她，低下头，似乎原谅了她。

高兰儿的眼睛里立刻涌满了泪水，小黑在她眼前变得飘忽起来，好像真的成了她的娃。于是她赶紧擦干眼睛，咬咬牙，在心里想，不能耽搁，越是犹豫，越是不能下手。于是，她再次看准小黑的喉咙，突然拔出剪刀，使出全身的力气，猛地扎下去。小黑感到了剧烈的疼痛，四蹄撒开，猛地向前蹿了出去，一下子冲出了牛栏。高兰儿被撞倒了，剪刀把她的左臂划开了一个大口子，鲜血立刻流出来，她吓坏了，闻到了一股血腥味，赶紧抓一把黄土，堵住了伤口。

小黑在院子里惊恐地转悠，很快就停下来，它已经没有力量再走动了。但只要看见高兰儿动一下，它还会立刻跑起来，以为还要杀它。

高兰儿瘫坐在地上，呼呼喘着大气，她小声地招呼小黑。小黑呀，你过来，听娘说话，娘不杀你，是有话跟你讲。

小黑站住了，偏着脑袋，认真地看着高兰儿，似乎在琢磨她说的话是真是假。高兰儿把剪刀藏好，站起来，摇晃着身子，慢慢走向小黑。小黑没有跑，她摸着它的脑袋，小黑顺从地低下头，很低低地“哞”了一声。

高兰儿说，你听见大鞭炮声了吗？小黑看着她。

高兰儿说，你大正在打仗呢，一对七，一个人要对付七个人呀，使那么大的力气，可是你大肚子里没食呀，你知道吗？家里实在没吃的呀，只能把你送过去。

小黑一动不动，不解地看着她。

高兰儿趁此机会，又掏出了剪刀，她必须要快点杀了小黑，她看见小黑滴血的脖子，心里疼呀，感觉自己要死了一样。这一次她看准了，照着小黑的喉咙，又一次猛地扎过去。扎着了，但还是不深，小黑又一次跳起来，再一次把高兰儿给撞倒了，锋利的剪刀划破了高兰儿的身子，这一次很危险，划在了腹部，高兰儿感到钻心的疼，她赶紧用左手抵住疼痛的部位。

高兰儿再也起不来了，她无力地侧躺在地上。已经是中午了，大太阳照在她的身上，暖融融的。高兰儿不想起来了，她觉得大地是那样温暖，那样舒服。

小黑远远地躲在角落里，它也没有力气再跑了，甚至连撞破那个破院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它不想跑，除了没有力气外，还是不解，平白待自己那么亲热的主人，为啥要置它于死地呢？它怎么都想不明白，怀疑自己在梦中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小黑看见躺在地上的人一动不动，它有些担心，于是慢慢地凑上前去。走到近前，小黑看见主人的身后淌出鲜红的血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那些血鲜红耀眼，晃得它睁不开眼睛。

小黑低下头，用脑袋拱了拱主人。高兰儿醒了，看见小黑站在自己面前，喉咙处不住地向下淌着血，她心里震动了一下，感觉仿佛是自己的喉咙在流血，她挣扎着坐起来，抱着小黑的脑袋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

高兰儿眼前忽然出现小黑跟随她出嫁那天的情景。在吹鼓手的唢呐声中，她依然能够听见小黑的喘息声。后来她突然让轿子慢下来，随后她对着轿子旁边的娘家人说，你们快

到了省城，也不能这么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吧？我是娶了总经理的妹妹，可谁让她追得我那么紧，而你呢，又是一步步后退，最后竟然主动离开了公司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心里只有你。我摇了摇头，给她回了个短信，我在开会，会后再联系。

发完后我心里还是气呼呼的，一低头，看到脚下有颗黑石子，忍不住抬脚踢去，可我不但没踢准，还险些摔倒。

没事吧，经理？身旁的文海赶紧扶住我。

我摇了摇头，能有什么事？上楼！文海紧跟在我的身后。他是前年才调进公司的，还不到30岁，和我既算不上朋友，更不是同学，可是今天的同学聚会我还是把他带到了。他机灵、活泛，办事想得周全，靠得住，就像曾经的我。我一上任，就点名把他从业务部要过来，做了我的秘书。

看到我进家门，门卫跑了过来，微笑着帮我拉开了门。

笑什么笑？看看你那肩章，歪成了什么样子？你是不是经常这样？以后得注意，知道不？你代表的是公司，要注意形象！说完，摆下呆头呆脑的门卫，随文海上了电梯。

经理，咱回办公室吧。出了电梯，文海微笑着对我说。

不，一会儿就开会了，还是去会议室吧。经理，会不是改成天开？您，今天有点喝高了。

开什么玩笑？你严肃点好不好？

是。把大会议室里，空无一人，一排排椅子闪着光亮，在那里静候着。也不怪大家，不到开会的时间嘛。我没有急着走向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，不用担心，在这里，现在的首席是我，谁都抢不走。我实在是困了，一进门随意找了个座位，松松垮垮地坐下，靠在椅背上。

去，倒杯浓茶，顺便把我的发言稿也拿来。我对文海挥了挥手。

文海轻关上门，出去了。会议室静得出奇，我忽然又想起了石琳。她说我不会笑了也罢，怎么能说我面神经麻痹症复发了呢？简直是有此理。可是，她还是关心我的呀，她让我多保重。我不是错解了她？她不计前嫌，大老远从省城赶回来，还不是为了见我一面吗？中午喝酒时，她还不是像过去那样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吗？虽然她也嫁了人，可她的身材还是那样的美好，她的嗓音还是那么动听，她的微笑还是那样的迷人。她比我的老婆不知要好上多少倍，要不是有总经理，我会和她结婚吗？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。晚上，晚上喝酒呀，我要和她单独说说话，对，单独给她开间房。就这么定了。

车在公司门前猛地一刹，我的鼻子不提防撞在了前座的靠背上，头嗡地一下，一阵难耐的酸疼攫住了整个脸部。我伸手摸了摸，并没有血，是鼻涕。

一场虚惊。我忍不住去想，脸上的肌肉却出了故障，呆板，僵硬，怎么都拉扯不开。我有点急了，抽了抽鼻子，故障在持续。我有些不相信，怎么就这样了？是刚才撞的，还是前几天就笑不出来了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再试，眼泪都快挤出来了，还是没有成功。我有点害怕了，假如从此丧失了笑的功能，我该怎么办？上高中时，我半夜出去撒尿，不慎患上了面神经麻痹症，口眼歪斜，有好几个月居然不会笑了，后来找了个老中医针灸了半个月，谢天谢地总算恢复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十分珍惜自己的笑，不失时机地笑，能笑时我总不会放弃。

但是现在，时隔十几年，我又一次尝到了当年那种不会笑的苦头。肯定是刚才的一撞造成的。什么破司机，看来是不想干了。中午的酒有点多，都喝得我撩不起眼皮了，我努力睁大眼睛，想看看司机小王究竟长了几个胆子，竟敢这么对待他的上司？但是，我很快发现坐在驾驶座上不是的小王，是一个女的。不对，我的司机不是女的呀。我又揉了揉眼睛，确实是个女的。她也回过了头，微笑着对我说，阎大经理，你一路呼噜呀，睡得好不好？这不是石琳吗？我的大学同学，热恋过的女友，她怎么给我开车了？我说，真不好意思，喝高了，喝高了。石琳一笑，阎大经理，你还不下车？你不是说还有个重要的会吗？

没错，我记起来了，一会儿是个重要的会。

我想对她笑笑，可是我发现我又一次失败了，根本就笑不出来。脸上的肌肉好像故意跟我过不去，绷得跟牛皮似的。

我苦着脸下了车。

这时候，我看到另一辆车跟了上来，这才是我的坐骑。车一停，文海和高达推开车门跳了下来。司机小王也出来了。高达坏坏地一笑，怎么，石女士驾车，感觉不错吧？我瞪了他一眼，说，我怎么上了她的车？高达又是一笑，压低声音说，看来你真是喝高了，你非要对人家石琳送你，旧情难忘啊。对了，路上没让人家使坏吧？我挥了挥手，去去去，开什么国际玩笑呢。高达哈哈一笑，说，快去吧，你不是还有个重要的会吗？一中午你都在对我们强调你有个重要的会，不能多喝，以前你可很能喝酒。是不是故意装醉，晚上不想作东了？我说，少贫吧，赶紧唱歌去，晚上老地方见。

高达这才上了石琳的车。

石琳开了车窗，冲我一笑，你先忙，我们走了。我也想报之以一笑，可越急越笑不出来。我

笑的哲学

□素荣

心里恶狠狠地骂着自己，真没用，你就这样对待你亲爱的石琳？连个笑都不给她？她多在乎你的笑呀，她常说你笑起来真动人，和你在一起，永远没烦恼。可再骂也没用，我笑不出来了。如果照照镜子，一定能看到里面那张脸很扭曲，五官紧张，风云突起，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战争。石琳肯定看出了我脸上的局势，她的笑刺回间凝固，代之而起的是惊讶，老半天她才出了声，阎东，你没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没事。

她古怪地看了我一眼，一语喇叭走了。

他们一走，文海就架住了我，小声道，经理，您没事吧？

扶什么扶，走开！难道我不会走路吗？

我没想到我会这么大发雷霆，这一点不像我原来和风细雨的风格。我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头，扯了扯嘴角，想冲他笑笑，可嘴角说不出的僵硬，根本就拉扯不开。

其实我是个爱清静的人，一点都不喜欢应酬，可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如今我的身份已不同以往，树大招风，稍不留意就可能得罪了谁，至少也会落个架架子的名声。更何况大家都是人，人之常情嘛，你刚刚上任，弟兄们怎能不捧捧场。就说今天，高达特意从京城赶回来，还一路把能联系上的大学同学都请来了，我怎能不喝呢？

经理，该上楼了，先回您办公室喝点水，解解酒。文海见我走，催促道。

解什么酒？你不是不觉得我这样子很可笑？

没有，我，我没觉得您很可笑。

那你催什么催，让我在这儿站一会儿，吹吹风。我看了看表，再过一会儿，员工们就该来了。

是是，那我陪您站一会儿。文海小心地说。

员工们开始陆续来上班了。

我站在楼门前，谁一进门，我都能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。我发现他们大多都很尊敬我，点头，微笑，问好。看到他们向我微笑，我也想回一个微笑，但是，我脸上的肌肉却没有任何反应。这让我很羡慕他们。会微笑的人多么幸福呀。可能因为这幸福，他们忽略了我脸上的表情，没注意到我已经不会笑了。

我忽然明白了什么，也许，我早就不会微笑

了，一当上经理就不会了，而不是今天。

可是，一个人连笑都不会了，这有多可怕呀。

你看，刚刚从我眼前过去的那个马科长，他就不会笑。他明明看到我站在这里，却好像没看见似的，低着头，老鼠似的窜了进去。他是从啥时候不会笑的？我想起来了，从我当了经理那天，他就不会笑了。我知道他也想当经理，可是人稠地窄轮不上呀，这么大大公司，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就有五六十人，但经理只能有一个，权威只能一个，都成了权威可不乱套了吗？所以啊，马科长，你还是努力笑笑吧，这对你有好处，笑一笑十年少，有个年轻的心态，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。

再看，那个小刘，笑倒是会笑，但笑得明显不庄重，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。真是莫名其妙！年轻人，“80后”，有思想，业务能力强，这很好。但是有思想就可以这么玩世不恭吗？年轻人，还是态度端正一点好，这样下去，危险，太危险了。你是个人才，以后我得找你谈谈，给你讲讲我过去的故事。还是笑笑好。初到公司时，我见了经理助理部门主管就笑，虽然他们并不认识我，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可我并没有因此就不去微笑，不到一年，形势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几乎所有上司都记住了我的名字，了解了我的业绩。3年后，我就被提拔为部门主管。

再看这个老张，也是个不会笑的主儿。难道笑一笑就失了身份，就低人一等了？狭隘！小心眼！我站在这里，只是为了表明我很守时，可你呢，一定认为我是来监督了，来和你过不去。你看看你，甚至故意向文海点头而没有勇气看我一眼，好像我是只吃人的老虎。太可笑了。

哎哟，欧阳天来了，我从前的好朋友、好搭档。看到我站在这里，他点了点头就想进门，我一招手，喊住了他。经理？有事？他那张得老大的我哼了一声，没事就不能说说话？我怎么，我当了个经理，你就对老朋友冷若秋风了？他又忙不迭地摇头，哪里，我这不是忙着赶时间嘛。我摇摇头，再忙还没个说话的空？老弟，分开了，你和我生分多了。我抬起手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我觉得他那样子真可笑。

我发现自己还真的笑了出来。但是，我感到我面部的肌肉还是那么僵硬，刚才的笑只是从鼻腔里发出的，而且笑声里裹挟着阵阵冷气。

他哆嗦了一下，匆匆上楼去了。

时间不早了，我看了看表，打算往里边走。突然，我听到手机响了一下。我掏出看了看，是石琳发来的：阎东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觉得你不会笑了？我记得你去过和我说过，你曾经患过面神经麻痹症，不会又复发了吧？你可要保重。看过了，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些恼火，这就说了些什么呀。就算我们现在分了手，就算你离开公司

去看看，小黑不是走错路了。果然，娘家人扭身看了，对高兰儿说，小黑下了坡，差点走没了。真是神了，她坐在轿子里，竟然能够感觉小黑走错了路！这令那些走南闯北、见多识广的吹鼓手们都连声称奇。在婚后的日子里，小黑成了她的娘家人，不管高兴事还是委屈事，没人的时候，她都会来到牛栏旁，摸着小黑的头，跟小黑说说话。小黑似乎真的能够听懂她的话，伤心时，还会流下眼泪。高兴时，总会“哞”一声，然后把脑袋扎进高兰儿的怀里，胡乱地拱两下……

高兰儿坐在地上，抱着小黑的头，回想着7年的岁月。她这才感到小黑真的老了，应该叫老黑了，是呀，它比她的两个娃都大。过去小黑的后背特别光滑，现在摸一下，粗糙得很，比树皮还粗糙。

高兰儿想着往事，低下头，看见自己的身下，她吓了一跳，原来已经流出好多血来，刚才她竟然没有感觉，直到这时她才感到自己浑身无力，腹部钻心地疼。她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，于是她对着小黑讲起为何要杀它的原因。小黑没有跑开，竟然认真地听着……

高兰儿说不下去了，她抹了一把眼泪，从地上把那把带着小黑血迹和她血迹的剪刀拿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不可思议的事出现了，小黑竟然双膝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，直接把头伸到她的眼前。

高兰儿怔了一下，她看见小黑的眼睛里流出一行眼泪，那行眼泪流得很慢，缓慢到仿佛停在了某个位置上，再也不朝下面走了。高兰儿看不下去了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犹豫了，哪怕再过一秒钟，她都有可能改变主意，于是她闭上眼睛，举起剪刀，使出全身最后的力气，猛地扎向小黑的喉咙……

高大伯推开高兰儿家院门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。在下午的时候，他已经得到了高兰儿的公公在前线牺牲的消息——是被炸弹的一块碎片击中后脑牺牲的。直到死时，他肩上的担架都没有掉下来，他的身子是一点点的、慢慢地矮下去的，所以担架上受伤的战士没有摔伤，非常平稳地滑到了地上。

高大伯想过来看一看高兰儿，他不想告诉她这个噩耗，只想看一看这个婆姨一个人紧关院门，已经一天了，别出啥子事吧。

高大伯推开院门，看见高兰儿和牛泡在一起，鲜血已经渗透到黄土地上，形成了许多暗红色的土疙瘩。他怔了一下，突然明白了这个婆姨杀牛的原因。他赶紧蹲下身子，抱起高兰儿，用手按在高兰儿的鼻孔，似乎还能感到微弱的呼吸，于是他大声喊起来，让她快点醒来。

在高大伯的呼喊声中，高兰儿慢慢地睁开眼睛，那一刻，她看见了前方的夕阳，红色的夕阳已经染红了天空，在风中好像在抖动……那一刻，她突然看见了娃他爹正在红色的夕阳中向她走来，他扛着枪，满脸带着笑容，大步流星地来到近前，他大声地告诉她，他们打了大胜仗，在40天内，他们在羊马河、在青化砭、在蟠龙，打了三场漂亮的歼灭战……高兰儿好像还看见了娃他爹跟随部队，一年后收复了延安城……她跟在娃他爹的后面，第一次走进了延安城……

高大伯继续呼喊，他忽然看见高兰儿的嘴角咧开了，很快笑了起来，笑得是那样灿烂，就像高山上绽放的山丹丹花一样……

插图：孟浩强



一想到晚上有可能和石琳单独待在一起，我心里就有些激动。我忍不住站起来，扭过身对着墙上的镜子审视自己，还行，仪表堂堂。可是，我忽然想起自己不会笑了，这怎么会呢？要是石琳看到我仍不会笑，她还会有跟我说话的情绪吗？连说话的情绪都没有了，还会有再进一步的欲望吗？不行，我得努力学习会微笑。我对着镜子练习着，牵扯嘴角，放松面部肌肉，可再怎么也笑不出来。

我颓然地坐下来。我昏昏欲睡，我梦见了石琳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给人捅醒了，一看，欧阳天站在旁边。

经理，不是说要开会吗？大家都来了。

是啊，是啊，这就开。我怎么就睡着了？文海呢，他怎么不喊我一声？

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一看，是老总打过来的。我忙出了会议室，进了对门的卫生间。朱总，您有事？电话那头说，没事就不能打个电话，候候一下？听说你最近忙得很，要搞什么全面整顿？这很好，很好。我说，哪里，朱总，我还做得很差，正要去总部向您汇报呢。电话那头说，晚上有几个客人，你也过来陪一下吧。我蓦地记起了石琳，还有高达他们，正迟疑着，朱总又说话了，怎么，不方便？晚上有应酬嘛，那就算了。我赶忙说，没有没有，我会准时赶去。电话那头的朱总说，那就这样，挂了。

挂了电话，我发现洗手池上方镜子里的我还在美滋滋地笑着，弧线优美，牙齿洁白，满脸的生动。我没想到老总的一个电话，竟然使我的这个功能奇迹般地恢复了。

太好了。

我带着微笑走进了会议室。会议室里已坐了不少员工，他们都把头扭向我。我想我的微笑一定很迷人，我微笑的脸一定像一轮太阳，温暖，明媚。

我向我的位子走去。

可是，当我我走上去时，却发现有人深陷在里面。他的身子靠在椅背上，脑袋耷拉着，嘴角挂着一道长长的涎水。面前，放了打印好的讲稿，还有他的水杯。是文海。这小子，居然比我还喝的多，太不争气了，喝多了也不怕，居然坐到了我的位子上。什么想法？我摇了摇头，用餐指点了点他的鼻子，哼了一声，起来吧，还要睡到什么时候？他抬起头，一看是我，腾地弹起来。周围椅子上的员工，自然看到了他的样子，立刻哄堂大笑。

我也想像，可是，想到自己的身份，很快就被刺伤了。

我坐到了属于我的位子上。

我能感觉到，我面部的肌肉瞬间板结，好像咔嚓一下上了锈。